

留留？流流？ 宜蘭噶瑪蘭舊社地名的變遷與識覺 Living or Leaving? The alteration and perception of place names of Kavalan in Yilan, Taiwan

作者：石宗霖、周敬棋陳彥志*

指導老師：土堯、徐銘鴻**

摘要

自稱「平原之人」的噶瑪蘭人，約在兩千年前遷入蘭陽平原成為住民。在平原地帶的活動，在宜蘭縣境內形成許多地名。然而噶瑪蘭人遷徙加上漢人的同化，舊社一個個消失在宜蘭土地上。舊地名卻以另一種形式記憶了這段過去。本研究以噶瑪蘭舊社地名為主軸，透過蒐集文獻資料、田野實察、建立地名使用強度指標、問卷分析來呈現噶瑪蘭舊社地名在宜蘭地區的變遷與識覺。發現有些舊社地名因為使用強度不高，逐漸消失在生活空間中。或有部分地名認知程度雖高，但居民多不知其與噶瑪蘭舊社的關係。就如同本研究題目提及「留留」與「流流」，舊社地名使用的強度不高，民眾識覺自然也越來越低。如何留住舊社地名，喚醒居民對舊社地名的記憶，不讓地名隨時間而流失，成了本研究向世人拋出的一個問題。

關鍵字：噶瑪蘭、地名識覺、疊圖分析、GIS定位、問卷調查

Keywords : Kavalan, perception of place names, overlay analysis, GIS, questionnaire

*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學生

**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專任教師，通訊作者：dgesiow@gmail.com, s24261@gmail.com

前言

一、研究緣起

噶瑪蘭族人，在距今約兩千年前陸續地遷入了蘭陽平原，成為了這塊土地的先住民。這群人在平原地帶的活動，在宜蘭縣境內造就了許多聽來奇怪卻又饒富趣味的地名（如圖1）。進一步深入探討其他噶瑪蘭舊社地名後，發現宜蘭境內潛藏著不少噶瑪蘭舊社地名，以不同形式存在於日常生活中。

目前在宜蘭僅存保存良好的舊社為冬山河畔的「流流社」（又名「留留仔」）；但在北方的宜蘭河行水區，卻也曾存有同名為「流流」卻幾乎被世人遺忘的舊社。研究者因而希望探討各舊社的保

存現況與變遷、地名的使用強度、人們對於舊社地名的識覺，了解噶瑪蘭舊社地名在現今究竟是「留」還是「流」。



圖1 歪仔歪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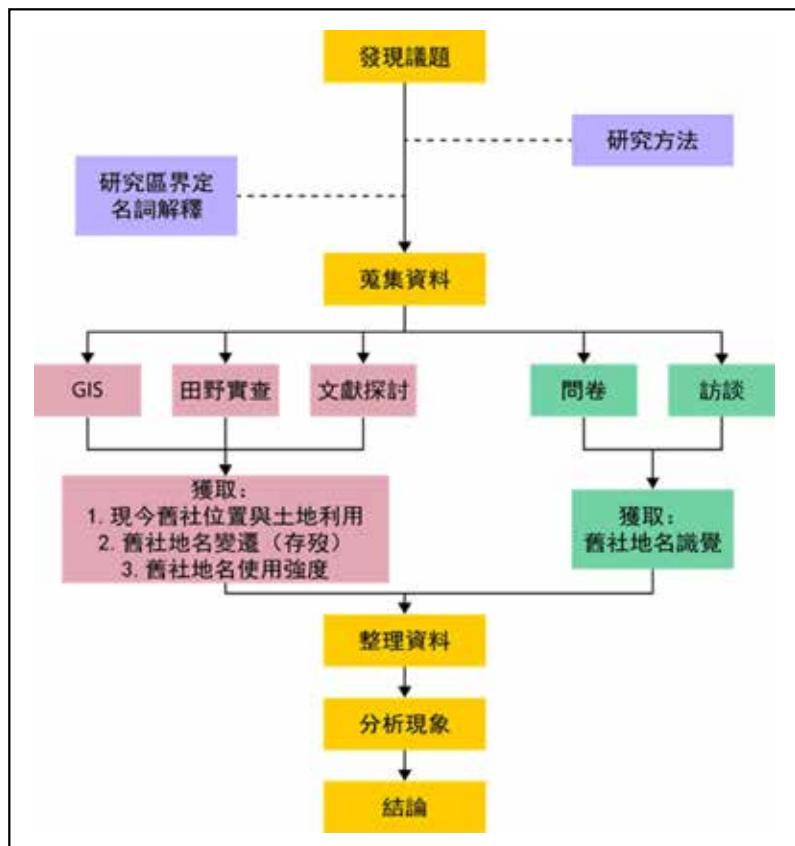


圖2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

二、研究目的

1. 蒐集相關文獻，與實地調查噶瑪蘭舊社位置及現況。
2. 分析文獻中噶瑪蘭地名的變遷，探討地名使用頻率強度。
3. 進行當地居民訪談與一般民眾對地名的問卷調查，分析舊社地名識覺。內涵有「認知（聽聞過）該地名」、「了解該地名所在位置」及「知道地名內涵與噶瑪蘭人的關聯」。

研究方法

1. 文獻探討：釐清研究中舊社地名及位置，與地名變遷佚失等。
2. GIS：分析人地活動，將其他來源蒐集得來的資訊加以分析或以視覺化方式呈現。如利用QGIS查詢方式獲得舊社位置屬性資料、疊圖分析方式統計不同年代之地圖及公共設施等使用舊社強度、繪製統計圖表。並運用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臺灣百年歷史地圖與地名資訊服務網蒐集相關資料。
3. 田野實察：以田野實察及訪談瞭解舊社地名位置及現況，與當地民眾對舊社地名的識覺與其看法。
4. 問卷調查：舊社地名識覺的定義有「認知（聽聞過）」、「了解位置」及「知道地名內涵與噶瑪蘭人的關聯」。按地名使用強度編制問卷，瞭解一般民眾對舊社地名的識覺。主要以與線上問卷製作問卷表單並透過社群網站發放、轉傳問卷表單連結，邀請以居住在宜蘭境內為主的受測群眾進行地名問卷作答。

研究限制

一、噶瑪蘭舊社資料不全：早期之統計資料不盡完善，無法完全概括蘭陽平原各舊社及判斷現今位置；舊社遺址因年代久遠無人維護，保存不完善，甚至因天災人禍滅失；文獻資料中部分舊社敘述模糊，考證困難，無法判斷現今位置。

二、舊社聚落點位之定位誤差：舊社聚落位置以面狀分布，聚落中所選取的一點座標可能無法代表整個舊社聚落；早期地圖之測繪技術未臻完善，與現今地貌疊圖定位恐有些許差異。

三、地名使用強度資訊不易蒐集、量化：各種公共設施的規模、權責機關不同，分佈不均，亦有可及性低的情況，難以完整蒐集，且不一定有可靠平衡的指標衡量使用強度。

四、移動勘查問題：因部分舊社位置距離遙遠而時間有限，無法針對全數舊社進行勘查。故部分舊社需要引用文獻資料以敘述其保存情況，亦可避免重複研究。

五、抽樣樣本代表性：訪查時抽取之受訪者不一定代表整個聚落之識覺；各地問卷填答人口比例不同不一定代表整體民眾之識覺。

研究範圍的界定

一、噶瑪蘭36社的譯正

為了探討噶瑪蘭舊社地名的來源，我們需要追尋文獻上有關舊社地名的紀錄。《台灣府志》記載噶瑪蘭有36社，為清代首次出現此說法。而後清代文獻亦多以36社作為蘭陽平原噶瑪蘭聚落數量之敘述。然而舊社數量與名稱在不同文獻資料上都

有一些落差：如荷蘭戶口表錄有45社、《臺海使槎錄》錄有35社、《噶瑪蘭廳志》錄有37社、《東槎紀略》錄有36社、伊能嘉矩調查37社等。其中只有26個舊社從荷蘭時代延續至清代，其他舊社則斷續出現於文獻記載中：例如馬僕社在《噶瑪蘭廳志》提及，《東槎紀略》卻不見其記錄。因此，噶瑪蘭36社只是清代文獻中相沿成習的用語，其內涵並非是平原上噶瑪蘭族群的真正聚落數量。（詹素娟，1996）

雖然36社並非完全精確，但在今日宜蘭殘留許多舊社地名，仍有其脈絡可循。1813年，台灣鎮總兵武隆阿認為由噶瑪蘭語轉譯的社名雜亂不雅，而做統一譯正，成為今日主要社名的雛形。1821年，噶瑪蘭通判姚瑩參考此譯正，明確書寫36社的名稱與位置並錄於《東槎紀略》。《東槎

紀略》所記錄的噶瑪蘭36社，也成為後為1896年伊能嘉矩進入宜蘭調查社名根據。之後日治政府以伊能嘉矩調查地名進一步劃分地方行政區小地名。舊社地名從此逐漸進入當地民眾生活空間的認知體系，成為今日通用的標準名稱。（詹素娟，1996）為使研究內容及文詞較有一致性，本文敘述擬以最早的統一社名——《噶瑪蘭廳志》中，台灣鎮總兵武隆阿譯正並記載其上之「噶瑪蘭三十六社」正式名稱為主，各文獻或現今使用之別稱為輔。

研究過程與成果

一、噶瑪蘭舊社位置的定位作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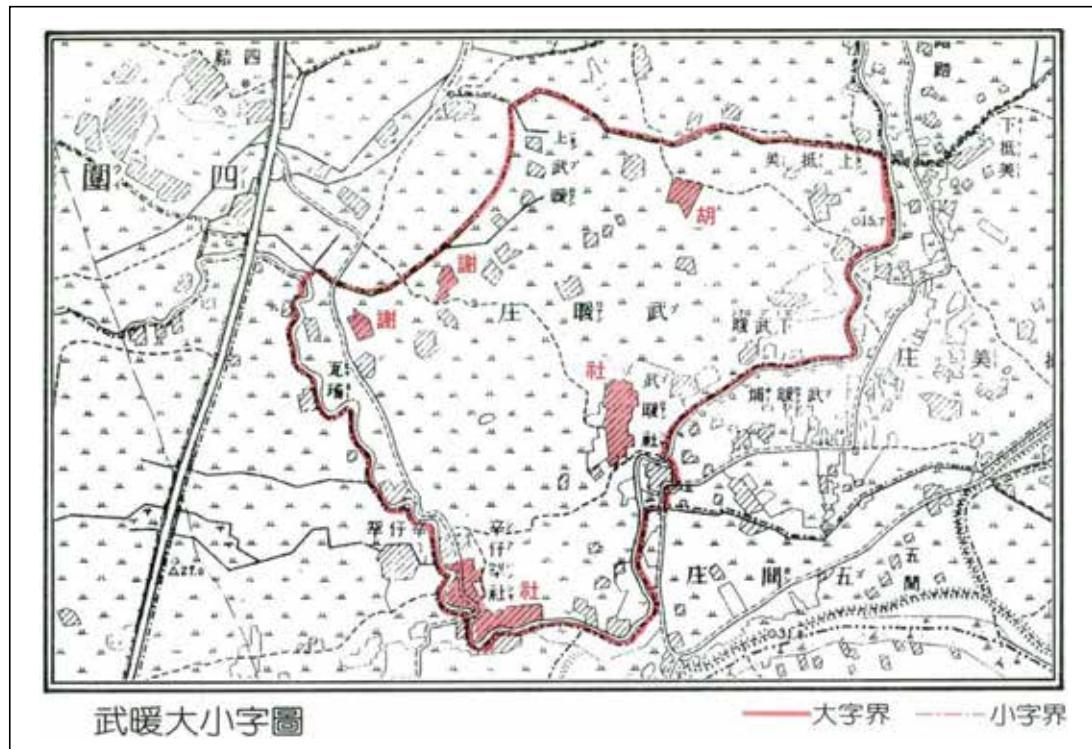
我們進一步找出噶瑪蘭舊社的精確位置，以利訪查當地舊社地名使用情形。詹素娟（1996）曾經參考1991年楊功明、沈秀華調查資料，繪出19世紀初蘭陽平原的

表1 本研究定義之舊社地名

譯正名	別稱	譯正名	別稱	譯正名	別稱
打馬煙	大馬煙	麻芝鎮落	麻支鎮落、麻支鎮落	加禮遠	加禮宛、加禮苑
棋立丹	奇立丹	奇立板		奇澤簡	奇力簡、利澤簡
抵把葉	抵百葉	麻里目罕	貓里霧罕	留留仔（莊）	流流、留留
哆囉里遠	哆囉美遠	抵美福	美福	猴猴	
抵美簡		新仔羅罕	辛仔羅罕	打朗巷	打那岸
新仔罕	辛仔罕、辛子罕、仔罕	流流		奇武荖	三奇 ¹
奇武暖	武暖、寄武暖	珍仔滿力	珍珠滿力	里荖	里腦
踏踏		擺離	擺厘	珍珠美簡	珍珠、珍珠里簡
馬麟	瑪僕、馬僕	吧咾吻	吧咾鬱、芭荖鬱	武罕	
奇蘭武蘭	淇武蘭、奇武蘭	歪仔歪		打蚋米	打那美
哆囉岸	打那岸	掃笏		南搭吝	南擔
抵美抵美	抵美	婆羅辛仔宛	婆羅新仔宛	馬荖武煙	武淵

資料來源：《噶瑪蘭廳志》、《東槎記略》等文獻及研究者實地訪查結果

¹ 三奇為奇武荖分社奇武荖社、竹篙滿社、珍仔赫社的合稱，惟本研究範圍並未納入後二舊社名。



資料來源：施添福（1996）：P219

圖3 武暖地區大小字圖

噶瑪蘭村落分布圖，提供噶瑪蘭舊社整體分布的全貌。1996年，施添福在蘭陽平原傳統聚落的調查中，進行深度的村落訪查並標示舊社的位置，其中一例呈現如圖3：在大字界的武暖庄裡，有兩個舊社聚落，除了台灣堡圖有記載舊社的名稱，並記錄「社」之外，施添福另外將辛仔罕與武暖舊社的聚落區塊著色標記，以利辨識。

本研究主要以施添福在《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中以台灣堡圖標記的舊社位置進行定位，透過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將台灣堡圖與現代地圖套疊，進行座標查詢與對照。

經實際查閱後發現，施添福未標記

其中12個舊社的位置，推測可能在調查當時，該地已無噶瑪蘭後裔居住，或附近居民無人知道舊社確實位置，以致舊社位置無法標定。因此我們另外參考台灣堡圖地名標註「社」字的地點做舊社經緯度的定位，其中共有15個舊社尚有標註「社」字，說明在20世紀初可能還有噶瑪蘭人居於當地。惟在施添福未標記的社中，僅3個社在堡圖上有標示「社」字。因此我們再進一步引用郭耀清（2013）的調查資料，定位冬山地區舊社的座標。餘下6個社（抵把葉、哆囉岸、抵美福、新仔羅罕、流流、吧咾吻），我們以台灣堡圖中同舊社地名的漢人街庄聚落位置進行定位²。而麻芝鎮落、南搭吝兩社，無文獻

2 這些社可能因河道或地形改變、噶瑪蘭人已遷移或被同化為漢人街庄而消失，故這六個社的位置的精確度仍有待考證。

可佐證實際位置，台灣堡圖中亦無相關地名，因此不予以進行座標定位。

二、舊社位置的分布概況

由於噶瑪蘭人擅水，以漁獵為主要生活方式，原居村落多分佈在溪旁密佈、低濕沼澤的地帶（詹素娟，2003）。例如沿西勢大溪（舊宜蘭河）水系，從流流往北至抵美簡共有11個社；沿冬山河水系從珍珠美簡至婆羅新仔宛，亦有11個社聚集。而沙丘內側後背濕地，能擋風又利航運，亦為舊社分布地，如：哆羅里遠、加禮遠等7個社。而從地形來看，噶瑪蘭舊社位置多分布於海拔五公尺以下的低地。

另外我們再套疊現行行政區劃與正射影像，以1898年的人口資料繪製舊社分級符號圖（圖4）。可看出大部分的舊社集中於礁溪、冬山、五結，亦有部分分布在宜蘭、壯圍、頭城。另外從正射影像對照也可看出舊社位置大多位於鄉村地區，除擺離位於宜蘭市、奇澤簡位於利澤老街、歪仔歪接近羅東都市化邊緣區外，大部分舊社未落在都市化聚落區，而多分布在國道高速公路兩旁。

三、噶瑪蘭舊社保存現況的田野實察

實地進行多次田野調查，主要觀察竹圍、小土堤、大葉山欖，並訪問當地人是否有留下噶瑪蘭族（平埔族）後裔，我們將田野實察的結果分為四個類別。

1. 據聞有噶瑪蘭人還住在當地。
 2. 留有傳統聚落，疑似留有舊社遺址。
 3. 有（無）聚落，舊社遺址已改建。
 4. 訪查不到，或舊社位置不確定。
- 礙於研究篇幅限制，下表只列出各類別中較具有代表性的舊社，當地人對於地名的詳細識別分析將會在下文中進行探討。



圖4 1821年舊社分布及人口分級符號圖

經由調查後發現，大多舊社都已漢化，其中保存度最好的是留留仔，社中仍有噶瑪蘭聚落、大葉山欖、土堤竹圍。另外還有六個社：哆囉里遠、抵美簡、武暖、新仔罕、婆羅辛仔宛、奇立板，舊社位址仍遺留大片城廓型竹圍，疑似噶瑪蘭聚落。新仔罕、奇立板、加禮遠、留留仔等社，有訪查到附近仍有噶瑪蘭後裔居住於當地。

四、舊社地名的變遷與地名使用強度

(一) 從地圖看噶瑪蘭舊社地名的存歿與變遷

本研究為了探討不同時期中，地名使用程度的變化，我們對照了清代堡名、清代街庄、1904明治版台灣堡圖、1956及1996五萬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觀察各社社名在這些時期是否有被收錄到地圖中，由此可經由地名的存歿與變遷了解到舊社

表2 田野實察記錄（節錄）

類別	社名	訪談紀錄	照片
1.	新仔罕	我們在舊社遺址附近的一間廟（新武永護廟）進行訪查，詢問廟公，他表示當地地名為武暖，也可以稱為新仔罕。廟裡有發現噶瑪蘭族族人（照片左二），會說噶瑪蘭語，表示附近以前有噶瑪蘭人居住，舊房子已全都改建為新式住宅。舊社內原有種植大葉山欖，但後來被移除了，附近有一座辛仔罕橋跨越宜蘭河。	
2.	抵美簡	有幾乎一整圈的竹圍，房子不是三合院型態，後來問當地住民，知道曾經有噶瑪蘭人住這，但在100多年前就搬走了。	
3.	奇立丹	集村聚落。原舊社位置已經變成鰻魚養殖場（廢棄）。在德陽宮詢問當地居民，但當地居民不知原因，只知奇立丹為地號名，且曾有原住民住在此地。	
4.	哆囉岸	定位座標位置於武暖大排裏，居民只知道「踏踏」、「港仔尾」等。當地居民知道曾有平埔族居住附近，但表示很早以前就沒有住在這裡。附近有武暖大排、抵美橋（距離抵美抵美社有一段距離）。該社有「打那岸」的別稱，其後來往溪南遷移。	

地名的使用強度。經分析後可將三十六社分為四類，擷取部分舊社的資料如下：

1. 清代到民國皆在地圖上出現，如奇立板、奇澤簡、擺離、歪子歪等。
2. 日治時期以後才出現，現仍保存，如麻里目罕、抵美福、奇武荖、珍珠美簡、武罕等。
3. 僅在清代街庄或日治堡圖出現，民國時期消失，如抵把葉、抵美簡、新仔羅罕等。

4. 清代後未曾出現，如哆羅里遠、麻支鎮落、南搭吝等。

各舊社地名出現的時期不盡相同，若行政區以舊社命名，可能意味著當時該社的人口較多，因而影響舊社地名的使用強度。然而人口較多的舊社，例如1898年時溪北人口最多的哆羅里遠社，卻未曾出現在清代以後的地圖中；奇澤簡（利澤簡）為當時溪南人口最少的舊社，地名卻持續出現在清代到民國的地圖上，故噶瑪蘭舊

表3 舊社地名地圖出現情況（節錄）

類別	名稱	清代 堡名	清代街 庄名	1904台灣堡圖 大小字	1956 五萬分之一	1996 五萬分之一
1	奇澤簡	利澤簡堡	利澤簡民莊*	大字	有(改利澤簡)	有(利澤簡)
1	擺離		擺離社民莊	小字	有	有
1	奇立板		奇立板民莊	小字	有(番社)	有
1	歪仔歪		歪仔歪民莊*	大字		有
1	加禮遠			小字		有
2	武暖			大字	有	有
2	麻里目罕			小字	有(霧罕)	有
3	新仔羅罕			大字		
3	流流		民莊	大字		
3	抵把葉			大字		
4	哆羅里遠					

清12堡、清街庄名，若與舊社名稱相同方納入表格中整理；凡加符號*者，表示其為鄰接噶瑪蘭村落建立之漢莊（庄）。

社的人口規模不直接影響舊社地名在地圖上的保存與否。反之，噶瑪蘭族人口最少的奇澤簡卻成為當時溪南漢人的經濟與交通中心。由此可推論，噶瑪蘭族只留下了許多舊社地名，並未直接影響這些地名的存續與變遷。真正主導舊社地名的，反而是漢人的街庄與公共設施。

（二）以舊社地名命名的公共設施

在問卷調查及當地訪談的過程中，大多數人表示是透過橋、道路等公共設施或村里來聽聞三十六社社名，以歪仔歪為例，多數人聽聞此地名是因歪仔歪橋為重要的橋樑，因此，我們推測以舊社命名的村里、公共設施主導了舊社地名在現代的使用強度。

透過地名資訊系統的道路搜尋、台灣電子地圖的比對與田野調查，找尋出以舊社命名的村里，及道路、橋梁、水利等公共設施，並使用QGIS繪製上述設施分布：

1. 以舊社地名命名之村里：擺厘里、美福村、利澤村、武淵村、珍珠村、三奇村等。（如圖5）

2. 以舊社地名命名之水利與公共設施：歪仔歪橋、貓里霧罕橋、美福排水等。（如圖6）

3. 以舊社地名命名之道路：踏踏路、武暖路、擺厘路、三奇路等。（如圖7）

以三十六社命名之道路數量不少，通常位於舊社位置附近，但大多都是田間的農用道路，外地人不容易透過路名認識舊社，只有擺厘路位於人口較為稠密的市區，推測「擺離（擺厘）」在三十六社中較為人所知。

許多以舊社命名的橋梁在宜蘭縣的交通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辛仔罕橋、加禮遠橋、利澤簡橋、貓里霧罕橋都屬於省道橋梁，而歪仔歪橋為羅東重要的對外聯絡橋梁，排水渠部分，美福、武暖、打那岸大排都是規模很大的排水系統，影響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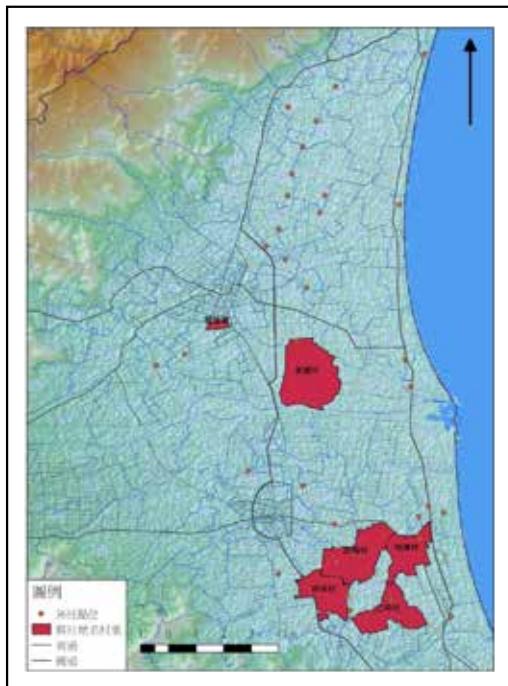


圖5 以舊社地名命名之村里分布圖



圖7 以舊社地名命名之道路分布圖



圖6 以舊社地名命名之水利與公共設施分布圖

居民的生活空間。

(三) 建立舊社地名使用強度指標

整合前節統整資料，我們採計四個標準來定義地名使用強度指標，此指標也將做為第四章地名識覺問卷之題目編排依據。

1. 該社在1996年台灣經建版地形圖中出現與否
2. 是否有以該社地名（或別名）命名的道路
3. 是否有以該社地名（或別名）命名的大型公共設施³
4. 是否有以該社地名（或別名）命名的村里

故使用以上指標的符合條件，將就設地名使用強度分四個等級，第一級有三個以上成立，第二級有兩個成立，第三級有一個成立，第四級皆未成立。

³ 大型公共設斛建定義：國立或縣立之公共設施、與省道、縣道及跨鄉鎮有關的橋梁與水道。

依指標分級後的結果如下，本節僅列出各級分類的二個代表的地名，待後續對識覺問卷分析後，再完整列出比對各地名的使用強度與識覺強度分級。

五、噶瑪蘭舊社地名的識覺分析

(一) 以當地居民為對象的舊社地名識覺分析

為了解當地居民對舊社地名的使用，與對地名空間的認知，我們在田野調查時同時進行訪談。首先確定舊社位置座標，並尋找該地是否有住家。受訪者優先選擇年紀較大且長久生活在當地的居民，各舊社進行2~3戶的訪談。訪談問題與流程如下：

1. 為了瞭解當地人認知的最強勢地名，我們先問對方當地地名為何？
2. 若回答的不是原住民曾使用過的地名，我們就會告知對方舊社地名，問他是否有聽過？
3. 若有聽過的話，再問此地名是否與原住民有關？

不過，由於36社分布較廣，且時間有限，我們先暫以溪北舊社地名的調查為主，但溪北仍有抵把葉、寄武暖、馬麟、蘇芝鎮落、流流等社未（能）訪查。而居

民不願受訪、尋訪不著等情況，亦使樣本數過少；或年老長者因重聽語言溝通困難、舊社地名的閩南語譯音問題等，訪談結果可能有誤差。

依據田野調查的訪問整理如下所述：

1. 當地人對地名第一印象的認知就是舊社地名的社有4社：留留、利澤簡、掃笏、新仔罕（認知為武暖），表示多數舊社地名已經不在生活空間中使用，大部分用道路、村里來做為地方識別。

2. **當地人知道這裡有舊社地名的有9社：**新仔罕、奇蘭武蘭、珍仔滿力、擺離、吧咾吻、掃笏、加禮遠、奇澤簡、留留仔（莊）。表示這地名仍留存於當地居民的認知，但使用程度不高。而其他調查之舊社，地名已改成新社、番社、番仔頭、番社底等與原住民有關，但非原舊社名稱之地名。

3. 當地曾有原住民居住的社有12社：棋立丹、哆囉里遠、抵美簡、新仔罕、奇蘭武蘭、哆囉岸、奇立板、麻里目罕、掃笏、加禮遠、奇澤簡、留留仔（莊）。惟知道當地地名的來源與原住民有關的社只有利澤簡與留留，推測可能因為年代久遠，或其村社已轉變為漢人街庄。

表4 舊社地名使用強度統整表（節錄）

名稱	1996 五萬分之一地形圖	村里	道路	大型公共設施 (舉例)	強度等級
奇澤簡	有（利澤簡）	有	利澤路	利澤焚化爐	第一級
武暖	有	無	武暖路	武暖大排	第一級
加禮遠	有	無	無	加禮遠橋	第二級
棋立丹	有	無	奇立丹路	無	第二級
淇武蘭	無	無	淇武蘭路	無	第三級
掃笏	有	無	無	無	第三級
抵把葉	無	無	無	無	第四級
抵美簡	無	無	無	無	第四級



圖8 當地居民對於舊社地名認知差異統整

(二) 以一般民眾為對象的舊社地名識覺分析

此節則將闡述不特定一般民眾對噶瑪蘭舊社地名的地名識覺表現與其分析。我們採用單問卷方式進行調查，調查期間為2017年7月28日至31日，共回收2,266份，其中有效問卷1,907份（84.16%）。

1. 樣本屬性統計：

本問卷僅針對年齡（以學生與成人方式粗略篩選）及居住地（以舊社分布及地域特性分為五組，如圖9）區分其樣本屬性，探討其與舊社地名識覺的關聯性。**表單部分錄得學生474份**
(24.9%)、**成人1,433份** (75.1%)
居住地統計則如圖9之環圈圖。

2. 一般民眾對舊社地名的「認知（聽聞過）」

首先，我們先探討受測者聽聞過哪些噶瑪蘭舊社地名。整體認知最高為「三星」（1,876次，98.4%；非舊社地名）；舊社地名認知最高為「奇澤簡（利澤簡）」（1,744次，91.5%），而認知比率高於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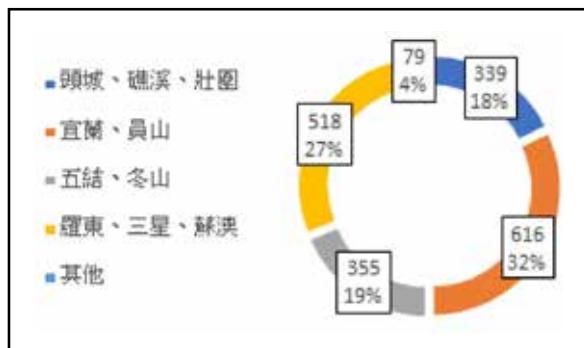


圖9 間卷樣本屬性(依居住地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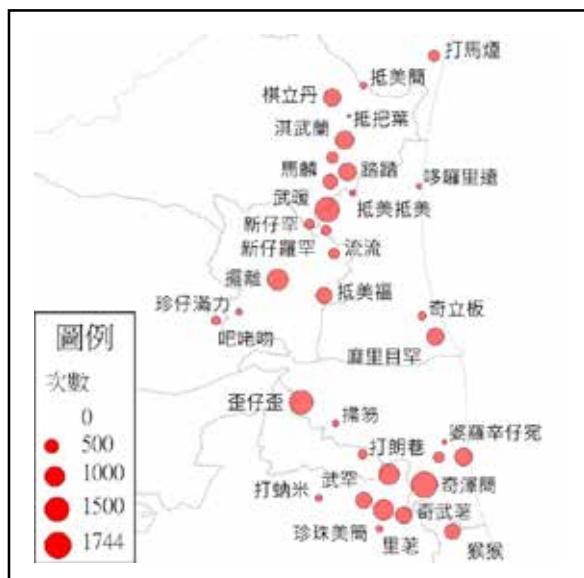


圖 10 舊社地名識覺人數等級符號圖

表5 各區域認知強度前五名的舊社地名

組別	區域	認知強度前五名的舊社地名 (按強度排序：若地名屬於該區域則引號表示)
1	頭城、礁溪、壯圍	「武暖」、奇澤簡、「淇武蘭」、「棋立丹」、「踏踏」
2	宜蘭、員山	奇澤簡、武暖、「擺厘」、歪仔歪、麻里目罕
3	五結、冬山	「奇澤簡」、歪仔歪、武暖、「珍珠美簡」、「加禮遠」
4	羅東、三星、蘇澳	奇澤簡、「歪仔歪」、武暖、馬荖武煙、擺厘
5	其他地區或外縣市	奇澤簡、歪仔歪、加禮遠、武暖、珍珠美簡

之舊社包含「奇澤簡」、「武暖」、「歪仔歪」。以聽聞過舊社地名的人數，作為一般地名識覺等級符號圖，即如圖10。

此外，根據文獻資料與生活經驗，居住在不同區域的人，對於自己家裡附近的地名通常有較佳的認知（詹益晃，2006）。為了探討舊社地名是否有類似的現象，我們將問卷中受測者對舊社地名的認知與其居住地做比對。分析各地區識覺度最高前五名舊社地名，例如區域別1受訪者有68%聽過與「踏踏」相關的各舊社地名。我們發現高知名度地名奇澤簡、武暖在每一區識覺度都很高，但仍存區域差異：例如武暖為組別1的認知第一名，奇澤簡為組別3的認知第一名。而各區對該區的舊社地名（表5引號），往往認知程度較高，例如擺厘僅出現在組別2的宜蘭，其他地區的認知程度較低。

3. 一般民眾對舊社地名位置的認知

探究一般民眾對地名的認知過後，我們針對使用強度較高的地名，調查民眾是否了解舊社地名的所在位置。民眾對舊社地名位置的了解程度，與其聽聞過舊社地名的情況多有正相關。居住地位於該舊社所在位置的受測者，對地名位置的答對率也相對較高。然而聽過舊社地名，未必代表了解其所在位置。例如對「武暖」有所



圖11 「奇力簡」入口刻石

有所認知的受測者頗多，但其中卻僅有六成知道「武暖」的實際位置。

4. 一般民眾對舊社地名與其對噶瑪蘭族的關聯的認知

針對使用強度較高的地名，調查民眾是否了解舊社地名與噶瑪蘭族的關聯。除「加禮遠」、「麻里目罕（貓里霧罕）」外，所有選項均不到四成民眾選填，即受測者普遍較不知以上舊社地名與噶瑪蘭族有相關。

使用強度高的地名，受測者大多聽聞過，卻不一定能同時聯想到與噶瑪蘭原住民的關聯。同時也表示舊社地名與原住民的關聯，似乎已隨清末舊社的漢庄化趨勢而脫鉤。

5. 一般民眾對舊社地名保存的認知概況

對於噶瑪蘭舊社地名，本研究希望可以採取一些積極措施加以保存。因此本問卷採取層層遞進方式，欲了解受測者對不同程度的保存政策之支持程度。

較溫和的保存做法，例如以碑文記載關於噶瑪蘭舊社的事跡，民眾大多普遍支持（反對率低於1%）；而會造成生活衝擊（例如改名）的政策則較難受到認同（12%受測者反對）。由此顯示，民眾雖然有文化保存的意識，但在地名的實際生活應用上，還是傾向保存現狀。

6. 受測者對噶瑪蘭文化保存的回饋

問卷的最後一部份，我們想了解受測者對噶瑪蘭文化保存的具體想法經我們統整後，大多數收到的受測者意見，均對噶瑪蘭舊社地名的文化保存持贊同，例如可

建博物館、出書、展開鄉土教學，或在網路成立網站，或將舊地名結合新地名，使其並存。但也有許多人認為，不應該改變習以為常的現狀，否則會對生活產生極大的困擾。例如有些人認為改名擾民傷財，有些人舊社地名太過拗口、很陌生、太麻煩，若遺跡在繁華區或上面已有住家存在，保存會顯得多此一舉。也有人認為地名的歷史是自然的演變，不必刻意追尋，往未來看會更好。另外，亦有人認為即使舊地名有意義，難道新地名也沒意義嗎？為何要用噶瑪蘭的地名而非其他老地名？這些都是我們在追尋文化保存時，必須特別注意的一點，維持各文化間的平衡才能令其共存共榮。

（三）舊社地名識覺成因探討

在經過上述調查與統計後，發現民眾對地名的第一印象總是路名或當地公共設施，僅有少數舊社名稱方能被當地居民「傳承」。此外，雖然民眾或多或少都會使用舊社地名，但其實已不知道這個地名原來和噶瑪蘭人有關聯。

至於識覺與地名使用強度的關聯性



圖12 受測者對不同程度保存政策的支持程度

表6 舊社名稱使用強度與識覺彙整

舊社名稱	使用 強度分級	舊社 命名道路	舊社 命名 村里	問卷 識覺 比例	當地人對當 地地名的第 一印象	當地人是 否知道舊 社地名	地名 識覺 分級
奇澤簡	第一級	利澤路	有	92%	利澤簡	知道	第一級
武暖	第一級	武暖路		79%			第一級
歪仔歪	第二級			77%			第一級
擺厘	第一級	擺厘路	有	59%	進土里	知道	第一級
珍珠美簡	第一級	珍珠路	有	56%			第一級
馬荖武煙	第一級	武淵路	有	56%			第一級
淇武蘭	第三級	淇武蘭路		45%	二龍河	知道	第二級
踏踏	第三級	踏踏路		44%	壯圍礁溪交界	不知道	第二級
加禮遠	第二級	無		43%	加禮遠	知道	第二級
棋立丹	第二級	奇立丹路		42%	奇立丹路	知道	第二級
麻里目罕	第一級	霧罕路		41%	廓後	知道	第二級
奇武荖	第一級	三奇路	有	38%			第三級
抵美福	第一級	美福路	有	36%			第三級
武罕	第二級	武罕路		35%			第三級
猴猴	第四級			34%			第三級
瑪儻	第三級	瑪儻路		29%			第三級
哆羅岸	第三級			18%	港仔尾	不知道	第四級
打馬煙	第三級			17%	頭濱路	不知道	第四級
流流	第四級			17%			第四級
留留	第三級			17%	流流	知道	第四級
辛仔罕	第二級			15%	武暖	知道	第四級
新仔羅罕	第四級			13%	七張	不知道	第四級
打朗巷	第三級			12%			第四級
吧咾鬱	第二級			11%	惠好	知道	第四級
奇立板	第三級			11%	番社	不知道	第四級
打蚋米	第三級			7%			第四級
珍仔滿力	第四級			7%	進土里	知道	第四級
抵美簡	第四級			7%	大竹圍	不知道	第四級
掃笏	第三級			6%	掃笏	知道	第四級
里荖	第四級			6%			第四級
抵美	第三級			5%	多次改名	不知道	第四級
哆囉里遠	第四級			4%	番社頭	不知道	第四級
婆羅辛仔宛	第四級			3%			第四級
南搭吝	第四級			2%			第四級
麻支鎮落	第四級			2%			第四級
抵把葉	第四級			2%			第四級

的交叉探討，我們依照問卷中地名認知（聽聞過）比例分成四級，級距為15%，其中第一級為55%以上，第二級40%至54.9%，第三級25%至39.9%，第四級24.9%以下。分級後地名認知比例的各級地名數量，與各級地名使用強度的數量大致一致，唯地名認知第四級的數量較多，達20社。

我們發現，地名使用強度高，不一定代表民眾對其認知程度高；保存情況也無法動搖民眾的認知程度（如留留仔，即溪南流流，被歸類為第四級）。如前文所述，同名漢庄才是主導舊社地名的興衰關鍵，其發展的情況左右了民眾對其名的認知程度，如奇澤簡（利澤簡）。另外，許多被列為認知等級第一級的舊社地名，高認知程度或許與商業（如武暖，當地有一知名同名餐廳）與觀光發展（如歪仔歪，前言中有述及）有關係。

結論

根據本研究目的，歸納以下三點發現。

一、噶瑪蘭舊社與保存現況

參考1904年台灣堡圖及施添福（1996）調查資料，我們定位了34社並進行其中19社的實察。經由調查後發現大多舊社都已漢化，其中新仔罕、奇立板、加禮遠、留留仔等社（據說）仍有噶瑪蘭族後裔居住於當地。

二、噶瑪蘭舊社地名的變遷與地名使用強度

19世紀噶瑪蘭人的遷移、漢庄的侵入與社名的音譯使得噶瑪蘭舊社的位置與地名有許多版本，光復以後行政區與道路的重新命名，又讓許多舊社地名被新地名取

代。哆囉里遠社在當時噶瑪蘭人口最多的舊社，但無論是在清代的街庄圖，或台灣堡圖都未曾標示，反而許多小的噶瑪蘭舊社轉化的漢庄，與以舊社地名命名的村里、道路、橋梁及公共設施，卻決定了噶瑪蘭舊社地名的使用強度。

三、噶瑪蘭舊社地名的識覺分析

以當地居民為對象的舊社地名識覺調查為例，實際進入訪談的19社中，有9社知道當地舊社的地名，有12社知道曾有原住民住在當地，但只有2社知道當地地名跟原住民有關。問卷調查部分依曾經聽過地名的比例，分為四級。其中第一級程度為50%以上的受測者聽過，僅有六個舊社地名符合條件。受測者是否聽過舊社地名的識覺高低，與居住區域有關。但聽過舊社地名不一定能知道位置，知道該地名的受測者中，平均有六成的比例可以指出該舊社地名的正確位置。舊社地名與噶瑪蘭原住民的關聯認知分析中，受測者普遍較不知舊社地名與噶瑪蘭族相關，答對比例在四成以下。對於舊社地名的保存態度，雖然一般民眾大多支持保存發揚噶瑪蘭舊社地名，但在生活的實際應用上，仍傾向維持現狀。

噶瑪蘭人遷徙加上漢人的同化，噶瑪蘭的舊社一個個消失在宜蘭土地上，但地名卻以另一種形式記憶了這段過去。有些舊社的地名因為使用強度不高，逐漸消失在生活空間中。部分舊社地名認知程度雖高，但居民多不知該地名與噶瑪蘭舊社的關聯性。就如同本研究題目提及的「留流」與「流流」，舊社地名使用的強度不高，民眾識覺自然也越來越低。我們又該如何留住舊社地名，喚醒居民對舊社地名的記憶，而不讓這些地名隨時間而流失？

參考資料

施添福（1996），蘭陽平原傳統聚落，宜蘭縣史館

郭耀清（2013），宜蘭縣冬山鄉舊地名與地方發展，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詹素娟（1998），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1900年），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施添福、黃雯娟等人（2000），台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李信成（2004），清治下噶瑪蘭族「番社」的組織與運作，宜蘭文獻雜誌，67/68：82-138

黃雯娟（2012）「宜蘭研究」第九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探溯淇武蘭，第六場：日治初期宜蘭熟番地權的區域分析與熟番遷徙的討論，359/398，台灣縣史館。

詹益晃（2006），地方居民對家鄉地名認知之研究--以新埔鎮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內政部（2015），地名資訊服務網，<http://gn.moi.gov.tw/>上網日期：2017.06.18

107年4月7日收稿

107年5月13日修正

107年5月28日接受